



五

大陽下
陽明上

辯

七六

大陽下

ヤ 9
1104
5



1104
5



傷寒論後條辯卷之六 一名直解

新安程應旄郊倩條註

男

廷瑚展夏
廷璉殷玉 校

辯太陽病脉證篇第三

傷寒之名。統言之耳。天令有寒暄。之不齊。受於人。遂有寒溫之不一。寒溫二氣之乘人。皆必挾有風。邪。膝理無風。則不入也。此風為邪風。與風傷衛之虛風不同。邪風猶云邪氣也。風之為溫。亦與冬傷於寒。至春發為溫病之溫不同。彼則發之於內。故

傷寒論後條辯

辯太陽

再古堂



91-1924

不惡寒。此溫。挾表而入。兼見惡寒。即不惡寒。亦微惡風。若寒自寒。溫自溫。各行其道。寒之閉藏者。遂其閉藏之性。溫之疏泄者。遂其疏泄之性。自無爭證。何難處治。唯二氣有交錯之時。則陰外閉而陽內鬱。煩躁自生矣。原其煩躁。皆因汗不出。而其汗不出。皆因寒邪外壅。而閉熱於經。此證非汗不可。而此證又非桂枝麻黃二湯之可汗。故不得不另別出。其脈與證。以定主治之法。此大青龍湯之所由設也。見此病非此法不洽。而此法又不可誤。

及他病之似是而非者。故立法。關防層層洗剥。欲人從煩躁渴熱處。辨及真假。辨及虛實。則以之治寒熱交錯之病。不難以之。治寒熱不交錯之病。益無難矣。太陽一經。虛實互因。寒溫異氣。合前篇條而讀之。標本了然。方可以之。治傷寒也。

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以真武湯救之。煩躁非中風之證。而曰太陽中風者。溫得風而從。

陽熱化氣在衛分即為邪風也若云傷風見寒則論中所云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傷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者何以祇言骨節煩疼而已陽邪在衛而脈則浮緊證則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明是陰寒在表鬱住陽熱之氣在經而生煩熱熱則併擾其陰而作躁也煩躁須汗出而解汗劑無如麻黃湯然而辛熱之性散寒雖有餘而莊熱則愈甚一用之而斑黃狂悶之證隨汗勢而燎原奈何故加石膏於麻黃湯中名曰大青龍湯使

不汗出而煩燥總屬陽氣怫鬱不得越之故

辛熱之劑變為辛涼則寒得麻黃湯之辛熱而外出熱得石膏之甘寒而內解龍升雨降鬱熱頓除矣然此湯非為煩躁設為不汗出之煩躁設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雖有煩躁證乃少陰亡陽之象全非汗不出而鬱蒸者比誤服之遂有厥逆筋惕肉瞤之變故復立真武一湯救之特為大青龍湯對峙見一則救不汗出之煩躁與雲致雨為陽亢者設一則救汗不收之煩躁燥土制水為陰盛者設煩躁一證陰陽互關不可不辯及毫釐也

項九

形作傷寒其脉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脉浮解之當汗出愈

由前條觀之大青龍不可誤加於脉微弱汗出惡風證明矣然證與脉之間不細細別明又或有當用大青龍湯而不敢用之以致當機失事者如其人形作傷寒凡前條中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之證備具但其脉較之前條不弦緊而弱不弦緊即弱字注脚一反一順非兩層言脉浮則同但不弦緊耳明是指陽浮而陰弱之緩脉也傷寒而見

此條與桂枝
二起婢一條
同有弱脉只
從不弦緊與
微字分汗劑
之輕重

風脉熱傷氣也則亦同屬寒邪外壅而鬱熱於經之病自應同屬大青龍之治所可狐疑者前條有脉微弱不可發汗之戒耳不知不難辨也前條之弱曰微弱微者陰脉也此之弱不弦緊之弱仍陽脉也陰脉之弱不必渴此之弱者則必渴渴即上條煩躁之互文但稍有微甚不同耳陰脉之弱煩躁而不渴自可溫此之弱即不煩躁亦必渴不可溫被火者必譫語其驗也陰脉之弱亦令人形作傷寒却不發熱此之弱則發熱所以然者陰脉之

弱者微此之弱者脉浮故也解之當汗出愈以大
 青龍湯有石膏滌熱故云解之復有麻黃湯發汗
 故云當汗出愈前條出方此條出治亦互文也亦
 以見大青龍之為解劑而不同桂枝麻黃之汗劑
 也或曰此條仲景既未明言從前又無人指出子
 何所據而強作解事余曰只據本文云解之當汗
 出愈必非不用表藥可知條中形作傷寒豈非麻
 黃湯證乎而脉弱可用麻黃湯否脉不弦緊而弱
 豈非桂枝脉平而形作傷寒可用桂枝湯否無也

則桂枝麻黃名于湯為宜矣而條中有一渴字可
 純用桂枝辛熱之品以重奪其津液否况弱脉不
 渴者多矣而於渴上着一必字渴證可用辛熱發
 散者唯小青龍湯中有之然已先標一語曰心下
 有水氣故一條則曰或渴一條則曰發熱不渴脈
 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明其為水氣作渴與煩
 熱之渴無干故辛熱可愈耳若此條之必渴者即
 不欲用大青龍舍大青龍其誰歸哉傷寒論一書
 仲景立言定法多在無字句處而令人徒索之於

字句之中。即在字句中者。又不善索其字句。固知傷寒論一書。死於斷章詰義之手者多矣。

八九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用大青龍湯以治寒溫合病。如前條之層層洗剝。當不至於當機失事矣。而當機失事。又往往有在洗剝之外者。如得太陽病。其人已受陽邪在衛矣。而脈則浮緊。證則無汗發熱。身疼痛。亦純是陰寒。

之邪閉固在表。胡為不生煩躁。以其人不惡寒。陰邪固淺。陰邪淺則陽邪不甚鬱遏。故不生煩躁。迨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則陰邪之閉固者。當解不解。自致陽邪之鬱遏者。不甚而甚。雖煩躁未見。然既無惡寒。證則亦宜遵大青龍湯發汗之法。自無後慮。奈何當機失用。所云服藥者。必辛熱之藥。非辛涼之藥也。微除者。陰寒為陽邪所持。不能盡除也。陰寒微除。陽熱自爾愈盛。是故久遏之陽氣。因辛熱而勃升。其人發煩者。陽氣拂蒸也。目瞑者。

須知陽氣重由八九月所繼而然得衄則解者陽氣解也無復發煩目瞑證耳究竟汗仍不出而發熱身全除故仍主麻黃

陽氣搏及營陰也劇則衄者陽氣不止搏之且逼及營中之血而逆上也唯不服大青龍至於如此則亦幸而衄耳衄則熱隨血出而久遏之陽有其出路不解而自解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此二句總結上釋服藥微除之誤非釋發煩目瞑劇衄之故因麻黃湯主之承其下見陽邪得解而唯微除之陰邪未盡除而今乃可主此耳前此非麻黃湯證而大青龍湯證也假令服大青龍湯不唯無發煩等證併今之麻黃湯亦可不服也

百九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例此以明上條衄後仍用麻黃故衄後愈不愈在陽氣重不重上分經

夫同一大青龍湯也不當服而誤服既有厥逆筋惕肉瞶之變當服而失服又有發煩目瞑劇衄之變後人遇寒溫互見之證將安所措手乎曰大青龍湯為寒溫二氣互盛而設若其間有偏輕偏重則閉者不致重閉過者不致允遏熱無所遏大青龍湯不必用也如同一大太陽病陽邪在衛者與前條無異但脈雖浮緊而證只發熱無汗不唯無惡寒且無身疼痛陰邪較輕可知陰邪輕則雖欲行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傷寒論

閉固而陽邪不受其閉固既不獲於膚腠中尋出路自當於空竅中尋出路矣一自衄而陽邪得升陰圍亦解以營主血故也緣未衄之前大青龍之證尚未全故既衄之後麻黃湯之藥可勿我也

三百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可見寒溫兩中之證受邪自有淺深於其見證處察及根源大計龍自無誤主矣故不妨且去去寒溫兩中之證而重拈一寒傷營之證以對勘之知傷寒自有傷寒之治兩中自有兩中之治初不以

太陽病為陽和陽和得衄知其解必必洪洩而來傷寒為陰邪陰邪得衄知其病必消滿而至

證為異同也如傷寒者寒傷營之病也而脈更浮緊毫無陽邪夾雜可知此際循傷寒例用傷寒藥發汗誰人不諳萬一不發汗因而致衄則疑端生矣以前一條誤用辛熱而得衄此一條得無束手以次一條得衄而勿藥此一條得無因循不知前一條以陽邪激動妄行而作衄失在誤用辛熱此一條以寒邪壅滯循經而作衄失在不曾用辛熱次一條之衄熱尋出路而邪已去辛熱無所用辛涼亦無所用此一條之衄寒閉營分而邪正深用

大抵傷寒見
 咽者由其入
 營分素熱一
 被寒閉管不
 堪通從而上
 升矣

傷寒論卷六
 辛熱則曰宜用辛涼則曰誤蓋麻黃湯為寒傷營
 之主劑雖衄證同於寒溫兩中自不能游移焉借
 彼治此不能游移焉借彼治此其不能游移焉借
 此治彼可即傷寒之一證例推之矣或曰傷寒
 之藥不可用於寒溫兩中矣何以前一條亦有麻
 黃湯之主豈前條非兩中病乎曰前之麻黃湯蓋
 主於衄解後為熱邪已出而唯剩表寒未除故主
 此以徹其餘表原是治傷寒非是治兩中也况三
 衄字一曰必衄一曰自衄一曰因致衄只於必字

自字因致字上着想便知衄之來太路知衄之來
 太路而三者病之來太路并於胸矣凡傷寒初
 起但不惡寒便知來溫溫少寒多一得衄則熱隨
 衄解所未解者寒耳故可用麻黃衄未解之先雖
 不煩躁亦大青龍湯證也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
 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合前數條觀之大青龍之主寒溫兩中也首出其
 正治與誤治次出其暗相綜合之治而又次出其

失治與勿治諸證歷歷可無疑矣猶懼人不能顯
 狀也更出二寒傷營反勘之治病情盡此矣但寒
 温兩邪所中互有淺深而人之營衛受之各有強
 弱既不可以太青龍湯槩而治之則隨證定法務
 使權衡劑量不失銖黍方為至當如太陽病而證
 見發熱惡寒知非形作傷寒之病而風傷衛之病
 矣邪風在衛所以煩躁而渴之熱證多形作傷寒
 之寒證少也熱多寒少已非太青龍之證顧其脉
 尤非大青龍之脉其脉微弱則衛陽原自衰乏可

無陽者液衰
 衛之也以此
 二字對陽氣
 重看則不可
 更汗祇是對
 木青龍言耳

知一旦邪陽來乘正陽為其所奪雖不兼首條汗
 出惡風之微弱然此之微弱亦是無陽也邪陽盛
 宜汗正陽虛不可更易他藥如大青龍湯者發汗
 唯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加減始終之蓋用桂枝二
 之甘温酸使正陽得以補收獲戢用越婢一之辛
 甘寒使邪陽得以中外分祛此未嘗非大青龍湯
 之製裁而用之而主治不同者何也有桂枝湯斂
 戢正陽為主則越婢一中之石膏不過取其陰涼
 之性女奴畜之非如大青龍湯之可以匹主也用

之○佐○麻○黃○湯○而○為○邪○陽○驅○熱○煩○者○即○用○之○佐○桂○枝○
 而○為○正○陽○保○津○液○既○役○之○而○令○其○如○彼○復○跳○而○
 令○其○如○此○驅○遣○唯○吾○而○左○右○供○職○故○曰○越○婢○也○合○
 首○條○觀○之○首○條○而○下○當○是○傷○寒○夾○溫○故○屬○實○者○多○
 自○此○條○而○下○當○是○中○風○夾○溫○故○屬○虛○者○多○也○據○
 云○熱○多○為○兼○首○條○之○煩○渴○證○從○何○見○之○曰○次○條○既○
 有○弱○者○必○渴○之○文○而○越○婢○中○復○有○石○膏○之○主○豈○有○
 無○陽○證○不○煩○渴○而○用○石○膏○者○乎○石○膏○為○陽○明○去○邪○
 熱○藥○却○為○清○肺○之○使○夫○肺○者○氣○化○之○所○從○出○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
 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此接上條來。桂枝湯即桂枝二越婢一湯。以前條
 有不可更汗之語，而麻黃石膏俱婢視之，故不重
 及耳。服前桂枝湯得大汗出，則邪陽得發，可知微
 弱之脈轉洪大，則正陽得復，可知。但大汗能出，邪
 陽亦恐能虛。正陽洪大為復，正陽亦恐為壅。邪陽
 仍用桂枝湯為主，而配越婢湯半，如前二與一之
 法。然後大出之汗，乃復斂，洪大之脈始得平。若服

形如瘧日再發者邪欲出而表氣羸之常見脈已汗未得耳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傷寒

前桂枝湯而形如瘧日再發者必其未得大汗出也故正陽欲復邪陽欲出而一二分之表邪尚覆之但使汗出則必解矣宜用前桂枝加越婢湯三配以麻黃湯上乃為合法也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能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太陽病至熱多寒少作二頭下面分三脚微緩為欲愈者此脈陰陽為和乎雖劇實也脈微而惡寒者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是為虛邪面色反有熱色者正邪分

又如太陽病得之八九日正邪勝復之閑在此時矣乃作如瘧狀發熱惡寒邪雖變動而熱證仍多寒證仍少此則確乎陽氣主持而帶二三分寒邪也陰陽消長之際不慮邪氣轉盛反防正氣先虛必須細細察之如其人不嘔不利脈復微緩而寒熱日二三發此陽氣已經外向陰邪欲退不須治也恐誤治傷陽反生他變若脈既微矣而又惡寒與脈浮緊之惡寒不同矣此表裏俱虛以致邪戀不去雖使熱多寒少只宜養正助陽不可行汗吐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太陽

十一

傷寒

爭往來
是為實邪三
者俱在營衛
上說脈微而
惡寒是寒熱
未作時之脈
證

下攻熱若反面色赤熱者是陽已浮而外薄僅為
微陰所持故解而未欲解致有此如瘧狀所以然
者以未得小汗以宣助陽氣致陽氣雖不內擾却
拂鬱於肌膚身癢其驗也陽不內擾則亦無容宣
伐其陽大青龍湯不中與也宜以越婢之桂枝湯
合以麻黃湯更前二與一之法為各半法得營衛
清微而小汗出則邪去而正不傷發中有補矣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
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

宜桂枝湯

况熱證乘虛者多雖有可攻之證尤須斟酌傷寒
不大便六七日宜屬裏矣如其人却頭痛欲攻裏
則有頭痛之表證可疑欲解表則有不大便之裏
證可疑表裏之間何從辨之以熱辨之而已熱之
有無何從辨之以小便辨之而已有熱者小便必
短赤熱已入裏頭痛祇屬熱壅可以攻裏宜加承
氣湯於桂枝上越婢一湯中則不但大便通而頭
痛亦止其小便清者無熱可知熱未入裏不大便

用重桂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太陽

三

博古堂

祇屬風秘仍須發汗遵前桂枝二麻黃一湯發其汗得汗則頭痛止而大便亦通但頭痛在六七日以上陽邪已經壅久而又與不大便兼見則雖頭痛止後其餘熱未能盡徹也必見衄證清其餘熱終不能變更前條所加越婢之桂枝湯也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以前法治前證風寒兩得解不必言矣猶恐一邪

交錯已久而營衛中之氣液不無被耗雖對

治病不應藥則前方又不能無增與減也如審其人小便清服前桂枝湯如法治表矣表治則不唯頭痛已必無翕翕發熱無汗之證又或審其人存熱服前承氣湯下之如法治裏矣裏治則大便得下必無心下滿痛小便不利之證乃其人表裏之邪兩不解而反有增證何也緣邪擾多時中氣必虛中氣虛津液必少更加辛熱耗之則中氣愈虛而津液愈少邪乘虛擾益復瀰漫耳夫前湯中

辨太陽

古

博古堂

而小便
陽明
而此
知非
禱當
而熱
故諸
是經
非閱
不證
此條以
實有不
煩渴證
至此條有
出入不同處

熱唯桂。桂行主令。雖有麻黃之發表。石膏之清裏。終無能以婢職擅主權。但取本方去其桂。而以茯苓白朮加之。換去主人。而麻黃石膏乃得行。發表清裏之功。主人既換。而佐使權何邪之不服。蓋溫之兼寒邪。則唯實實無變動。溫之兼風邪。乃為虛虛。則傳變不常。故只此桂枝。上越婢。下方而自始至終。調停斟酌。不能率情任意。此者唯至此方。示不更於微更之中。大計龍漸有交替之意矣。

大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前條雖革去桂。命而一時輔佐。供職如舊。只有茯苓白朮。係借來之客。猶不失大計龍之規模也。迨至陽邪獨擾。而成功者退矣。如前此服桂枝湯。大汗出後。此時邪陽雖退。正液亦衰。加以木煩渴。陽神雖復。而熱邪勃起。不唯不解。而脈轉洪大。是始之寒溫兩盛者。一變為寒溫兩停。繼之寒溫兩停者。再變為熱多寒少。今此則熱多寒少者。三變為

有熱無寒大煩渴而脈洪大溫病之真面孔全露
 矣火炎土燥金爍水枯不得涼颺安能退焰此際
 之大青龍不唯桂枝麻黃竄身無地而若杏仁若
 芍藥皆在告間罷老之列正位中宮不得不陞起
 石膏之婢坤以美乾矣以婢役婢唯存甘草一味
 其餘汲子族之波以接援則用知母倚母族之貴
 以護戴則用粳米人參雖前條生津助液之茯苓
 白朮且防其以客侵主革去不用而况其他乎斯
 則虎聲一嘯而大青龍之全局盡翻矣

三
八
并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
 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
 虎加人參湯主之

石膏為大青龍湯中之婢而能翻大青龍之局者
 以大青龍之桂麻能亡津液而石膏所長在全津
 液以全津液而得白虎之名則自汗後而推之正
 後吐後皆將賴白虎為資生聖善之毋敢婢畜之
 哉又如傷寒病吐下後七八日不解津液之明消
 而暗耗者不知凡幾消耗極而熱乃結熱結在表

結在裡表氣
惡透於外而
不得入也須
知熱結在裏
而不同胃結
者正從時時
惡風背微惡
寒處分別

九百

傷寒脈浮滑此裏有熱表有寒也白虎湯主之
由前二條觀之白虎之為白虎者以還津液於既
汗既吐既下之後此為矯偏此為救誤不因汗吐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裏有熱表有
寒亦是熱結
在裡熱結表
氣于外但較
之時時惡風
背微惡寒者
少核忽寒星
之狀表氣雖
鬱而未虛故
白虎中不用

下後白虎何從建功哉不知白虎之於矯偏救誤
其餘技耳而在溫熱邪之暴乘直中者舍白虎無
能獨當一面如傷寒必顯寒證可知及診其脈浮
中不任無脈且復多滑知其陽氣盛極而鬱蒸此
裏有熱也裏熱盛則格寒於外多厥逆身涼證此
表有寒也讀厥陰篇中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
虎湯主之則知此處表裏二字為錯簡云裏有熱
渴燥飲水可知若據表而言何嘗無大青龍證而
一意主及白虎使表裏撤拒而陰隨陽退中外肅

辨太陽

七

傳學堂

人參所云表氣非表升勿

傷寒論後修辨 卷六
清一舉兩得并不藉力於人參之匡助耳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前條之主白虎者據脈而主之故有寒不必治寒然而即證亦有可據者如寒傷營之病不但表有寒亦宜表有熱今既無大熱而口燥渴心煩則熱歸於裏鬱蒸不解可知雖背微惡寒似乎大青龍之證未全罷不須牽顧白虎湯主之但使津生熱化雖有微寒自有人參托住陽長陰消可無慮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可見白虎能翻青龍之局者以青龍之局自經解散僅餘零星破碎之假寒故白虎得成其為白虎耳燥渴雖同而寒之微甚遂有毫釐千里之別則欲主白虎者不妨仍於大青龍之全局重鑿榜樣也如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是大青龍之外證全具也加以白虎中之燥渴是大青龍之裏證全具也此證而主白虎所謂以呂易劉豈唯白

渴欲飲水無表證者大陽證能轉屬陽明也轉屬陽明而未入裡祇為白虎證而非大氣證

以其燥熱在
膈耳膈者木
陽之裡而陽
明之表也

傷寒論後修辨 卷六
虎無成而糜弧箕服黎龍之禍鍾於此婢矣必須
渴欲飲水徒有太音龍之裏證其表已解無復太
青龍之外證然後可翻開局面而以白虎加人參
湯主之學者欲得白虎之所宜須明白虎之所禁
然後石膏一物可以卑而卑之令其助雨而為龍
可以尊而尊之令其呼風而為虎不至誤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
或噫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白虎能翻青龍之局矣又豈無可以翻白虎之局

兩氣為水實
不身必別之
水而從此出
而水之氣從
升宣洩實在
膚表膚表開
通軀心下
有水氣在見

者乎顧白虎之翻大音龍原從太音龍裏半邊翻
出今欲翻白虎之局者亦只從大音龍表半邊翻
入翻之可無誤翻也如傷寒表不解只應見表證
而已而無奈心下兼積有水氣水氣不止於飲而
飲亦其一也水寒相搏則不止僅見表證而已兼
見裏證水氣壅而上逆則乾嘔發熱而欬水氣內
漬而傳走不定則有或渴或利或噫或小便不利
少腹滿而或喘之證種種諸邪似乎陰陽夾雜大
音龍湯中不妨容婢不知推原於水氣則陰邪固

喘欬便知肺
氣道在皮毛
不在表之風
寒解不解也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博古堂

陰也。而其似陽者，亦陰也。寒與水兩陰相搏，表裏
分解之不服，豈容一婢從中伺覺鬪，非唯以小青
龍湯外散風寒，內滌水飲為主，於大青龙湯中，華
去石膏，不容比昵，而所換內外奔走者，若細辛、五
味、乾薑，一皆陽神供服役，先斷去白虎中之禍胎，
其局不翻而自翻矣。

傷寒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
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小青龍湯所主持用事者，一皆辛熱甘溫之品，以

凡久嗽即無
水氣亦只宜
溫肺中加風
寒藥散之肺
為水母故也

此治中外俱寒之證，誰不曰宜。顧中寒者類多，外
熱證下寒者類多，上熱證主之與客真之與贗，其
間稍有模糊，恐女婢柔媚，蠱惑易生，不無退而復
進，即本婢不致專寵而援類而升者，不曰知母黃
栢，即曰花粉、玄參、羣陰用事，不到亡陽而傾國，不
止意可畏也。緣石膏所逆人意者，無如欬喘熱渴，
諸證而諸證中在渴之下證，尤易信任，不知此諸
證皆小青龍中所萬不能却之證也。如傷寒家不
必如前條之表證悉具，但心中既有水氣，其人必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太陽

二十

博古堂

傷中發熱二字便該及表不解表病而裡不和津液滯乎心下是為水氣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效必微喘必發熱猶曰此大青龍湯所兼見之證
尚可無慮一或服湯藥治傷寒而遺其水氣則前
此不渴而今反渴白虎之證忽爾攔入青龍石中
不其剛克之力誰能當機斷割須明白寒去欲解
之故而後知水氣之渴與白虎湯中之渴不特寒
熱各殊亦且燥濕迥異蓋前此之不渴者寒持其
水也寒去欲解則未解者獨水氣也水來心下心
火必浮余臣要畧所云先渴後嘔者水停心下此
其類也小青龍湯主之不治渴而專治水去而

三百四十四

渴自解矣只一渴證而青龍白虎兩局幾幾乎以
客混主以價亂真况其間喘欬發熱復有大青龍
證淆雜而與人以難辨哉然則欲翻局者須將全
局和盤打 經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如此方不
落入疑似證阱中耳

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特無少陰證者小
青龍湯發之
所云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者何也如大青龍證白
虎證脉皆浮然而一緊一洪大而滑而此則脉緩

大青龍證身疼痛而此則不疼白虎湯證身不重而此則重此水氣之脈與證皆彼二證之所無也無者求之而乃得其所所以異矣又須求其所同何謂同心下有水氣之證太陽所有者亦少陰所同有脈緩雖同而彼沉此浮不同身重雖同而彼并四肢沉重疼痛此但重乍有輕時不同此所謂有者求之也求之知為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矣而在水氣中又無少陰證然後小青龍所主者乃為確當不易耳緣少陰心下有水氣法在溫經

太陽諸方不為汗下救誤而設者如麻黃桂枝五苓散篇以及此篇之大青龍白虎等無不繫以脈小是開門立戶豈有出證而不出所理哉以此辨其為誤

鎮水故用真武湯此之心下有水氣法在散邪滌飲故用小青龍且發之者言水氣龍所以不同於真武者以其中多發之之一法耳以此悟仲景審證定法方主治俱從三四路與前後際遙映側照中責取出來所以小青龍目不至以疑似者誤入白虎白虎證自不至以疑似者誤入大青龍絲入扣使六經可以分可以合神機妙筭布置無遺蓋醫門中之韜畧書也神於
 坊本俱作大青龍余幼讀古本實是小青龍觀

中脉證總非大青龍病宜世人有傷風見寒之說
近并得友人張路玉一訐其訛喜其先得我心不
只孫吳之暗合也

三百五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
主之

夫水氣作渴與熱蒸作渴不同其治者以寒溫各
別也。不知太陽水氣作渴更有表分裏分之不同
如傷寒汗出而渴下證雖不慮其混入青龍正恐
其混入白虎若屬津液不下行以致陽邪上壅者

觀陰條厥而心下悸者用茯苓甘草湯治水則知此條之渴與不渴有陽水陰水之別有陽氣升騰有永不渴而汗屬陰液失絀茯苓甘草湯用桂枝者行陽以統陰也陰即水也

則五苓散證水則從表裏以別青龍以其為膀胱
本經之水非客水也熱則從上下以別白虎以其
為膀胱畜熱挾水氣上升非肺胃鬱蒸之熱也主
治不可或誤至若汗出不渴者則陽虛便防陰盛
此汗近於魄汗其中伏有厥逆筋惕肉瞤之證故
用茯苓甘草之其以益津液而補心以桂枝生薑
之辛助陽氣而行衛雖水氣則同而邪漸向陰則
熱從寒化前法俱在範圍之外矣二證俱有小便
不利證而熱畜膀胱與寒畜膀胱虛實不同則又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從渴與不渴處辨之。蓋法中旁及其法也。

三百六十六

傷寒。脈浮。醫以火。逼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由首條至此。合而論之。大青龍湯之主治。為表寒裏熱者設也。白虎湯之主治。為表裏俱熱者設也。小青龍湯之主治。為表裏俱寒者設也。熱荷犯本。則佐以五苓。寒荷犯本。則佐以茯苓甘草。是緣熱為真熱。寒為真寒。故白虎與青龍。雖各行其所偏。而總以輔大青龍之所不逮。乃其間有煩躁一證。

去芍藥。是照顧及傷寒處。陽雖亡。而管分之寒終未解。芍藥其斂。故去之。

最易為大青龍之賊。以其似是而非也。緣未經汗吐下。溫針之煩躁。大都為實。為真。已經發汗吐下。燒針之煩躁。大都為虛。為假。如傷寒而見風脈。表虛可知。乃以火劫之。汗乃大出。而亡其陽。夫汗者。心之液。亡陽。則心神浮越。而方寸無主。故不待煩躁。而驟得驚狂起臥不安之證。急候乘虛。實為假象。救之之法。唯以安鎮心神。斂浮戢越。為主。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雖有火邪。亦不暇顧。芍藥稍涉微寒。且去之。何大青龍之足。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太陽

十四

三

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火逆下之，陰虛而陽躁，躁者，改見煩躁。

三百十八

火逆下之，裏氣虛矣。不治其虛，更加燒針，自至亡陽。而見煩躁，證如前條之驚狂起臥不安者，熱勢之緩急有殊，故前方之加減稍異。總不容煩躁之以假亂真也。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

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頸而遠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

前二條之誤，誤在追虛。追虛者，原無熱證，故也。追虛，且能致煩躁，何況陽邪原帶風溫證，而誤加火劫，則逐實之禍為煩為躁，更有不易救者。有如太陽病中風，此營弱衛強，邪風證也。以火劫發汗，邪風無從出，反得火勢熏蒸，沸騰其營，衛氣血流溢，不復循其經常矣。何以見之？風陽也。火亦陽也。兩

傷寒論後條

卷六

陽相薰灼而身發黃熱勢之瀰漫可知矣不特此也風熱搏於經為陽盛陽熱通血上壅則欲衄風熱搏於內為陰虛陰津被火則小便欲利而不得利火邪兩無出路陰固竭矣而邪陽盛者正陽亦虛由是而風熱耗其血氣身體失營則枯燥由是而風熱炎上搏陽而阻於陰則頭汗出躄頸而還由是而風熱內鬱則腹滿微喘由是而風熱上熏則口乾咽爛由是而風熱耗其津液或不大便久則胃中燥熱必發譫語甚者至噦至於四肢者諸

此處之虛屬氣上寒也

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實則手足躁擾且至捻衣摸床以上諸證莫非邪火逆亂真陰立亡之象推求其原一皆血氣流溢失其常度至於如此邪風被火熱之害可勝言哉此際欲治風而火勢沸騰欲治火而風勢壅遏何從治之唯利小便一法如猪苓湯類可以導濕滋乾清熱潤燥使小便得利則丙火得泄而太陽之邪風亦從膀胱為去路尚

三百九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熯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

辨太陽

天

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又如太陽病二日邪方在表不當發躁而反躁者熱氣行於裏為病溫之類也反熨其背以取汗助陽奪陰陰液外亡遂大汗出邪未死解而火熱已入胃矣汗既外越火復內攻胃汁奪盡是為胃中水竭水竭則必躁煩躁煩則必譫語皆火熱入胃

火無水制之故也十餘日則正氣漸復忽焉振慄者邪正爭也自下利者正勝而邪不能容火勢從大陽下奪也火邪勢微津液得復此為欲解之象然而不盡解者則有故以從前所對之汗從背得之而腰以下不得汗今邪雖下走徒以隣國為壑躁煩譫語之證雖解而腰以下之證轉增故小便不得者陽邪閉拒陰竅津液不得下通也反嘔者濁氣從下攻上也欲失溲者熱氣下流邪欲從前陰出而不得出也足下惡風者腰以下不得汗風

穀氣下流照
着腰已下不
得存言前此
上下氣代阻
絕大便一通
上氣從下降
而下氣從上
升免故頭卓
然痛而足心

邪鬱於下部也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者以
前之下利為火勢急奔火勢衰微而風閉於下集
津液不得下通非偏滲於小腸者比也以上諸證
莫非陽強發厥盡虛其下之象推求其原一皆火
熱入胃胃中水竭至於如此反熨其背大汗出之
害可勝言哉此時欲治風而風已上解欲治火而
火無出路何從治之唯通大便一法可以搜風導
滯微邪去過潤之導之一不已而再再不已而三
及多大便已然後下陷之陽邪復上升而散頭卓

傷寒論後條

卷六

所謂天
氣下降氣流
於地地氣上
升氣騰于天
也
前條小便難
頭汗出是眼
目此條火熱
入胃大便鞭
是眼目

然而痛。火鬱之陽氣得下徹而通其人足心必熱
以邪氣隨穀氣而出無復壅遏故曰穀氣下流也
合上條觀之上條病源在血氣流溢失其常度邪
尚在經故以利小便治之此條病源在火熱入胃
胃中水竭邪已入府故以通大便去之從來未經
指出必欲待小便自利大便自多豈有邪火熾盛
之時而能使小便自利大便自多也哉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
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

二百

傷寒論後條

辨太陽

天

傷寒論

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

脈浮自汗出雖似桂枝證而頭項不痛知陽神自歎於上即惡寒脚逆急知陰邪更盛於下蓋陽虛陰盛而裡氣上逆故有心煩證

火逆能致煩躁推之吐汗下可類及矣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陽虛可知縱有心煩之假熱而有微惡寒脚攣急之真寒以證之即此時而溫經散寒當不嫌其暴也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非誤而何裏陽根表陽而出陰霾驟現矣得之便厥者真

陰攻及表陽差亂止在煩字上觀結句曰甚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則逆陽生之可見蓋不必直宜中

寒也咽中乾煩躁者陽浮而津竭假熱也吐逆者陰盛而上拒也虛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桂枝之誤如此其堪大言龍之再誤乎作甘草乾薑湯散寒溫裏以回其陽陽回則厥自愈足自温其有脚未伸者陰氣未行下也更作芍藥甘草湯從陽引至陰而脚伸其譫語者緣胃中不和而液燥非胃中實熱者比僅以調胃承氣湯少少與和之若前此重有發汗燒針等誤者則亡陽之勢已成而陰邪將犯上無等直以四逆湯溫之而已

問曰證象陽且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讞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脛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讞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溫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讞語故知其病可愈此條即上條詳脚借問答以申明其義也證象陽

此證之陽明內結得之自汗出小便數上蓋津液外越而下部之陰分更無陽

且○句○應○前○條○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一○段○按○法○治○之○句○應○前○條○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一○段○而○瀉○劇○至○拘○急○而○讞○語○句○應○前○條○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一○段○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脛○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句○應○前○條○已○用○甘○草○湯○并○調○引○水○氣○湯○一○段○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數○句○發○明○以○補○出○前○證○病

以化氣也故
陽回而結未
破不妨少從
胃實例一去
其寒
一證中七陽
陽結互其故
以厥逆咽中
乾十五字並
舉而治法之
屬爰因此某
中
考藥甘薑湯
非為復其陰
而設乃繼乾
姜主其湯而
引陽氣入于
陰也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源及用桂枝之誤見證象桂枝而實非桂枝證將
成亡陽雖附子可加於本湯奈何於本湯加黃芩
乎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申叙前
證以著亡陽之實更飲甘草湯夜半陽氣回兩足
當溫重應前條其直乾薑湯一段脛尚微拘急重
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重應前條芍藥甘草湯
一段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重應前條謂身
承氣湯一段故知其病可愈亦非泛結見其愈也
由於收之得法萬一為煩躁譫語等證所惑而大

經曰風從外
入令人振寒
汗出頭身身
重惡寒治在
風府謂其陰
陽不足則補
有餘則瀉刺
風池風府從

又三

三

青龍之見不無交互於胸中欲其病之愈也得乎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
與桂枝湯則愈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誤用桂枝遂生煩躁以非桂枝證耳果屬桂枝證
桂枝何嘗不可救煩躁也如得太陽病自宜桂枝
湯治矣乃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此煩非因寒
閉其熱以其人原有宿風所謂風家是也今新風
入而與之合徒用桂枝湯不唯不能拔出新風而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太陽

三

博古堂

瀉也。與桂枝湯從補也。

可見服藥尤須輔之以法。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所伏宿風。反因辛熱之藥而擾動。故煩耳。顧新風止中於肌。而宿風必畜其穴。先刺風池。風府。技出宿風。使新風無所合。却與桂枝湯解其肌。則愈矣。但風家表解。不能如平人解後。輒了了也。以宿風巢穴。雖搗餘邪。不無散漫。必待經傳再週。豁谷充盈。營衛周密。乃得散盡耳。緣不了了之故。屬舊風。而非新風。故不更用桂枝湯也。

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實者表解裏未和也。在曰和胃氣同。汗後而虛實不同者。則視其人之胃氣。素寒素熱。而氣之轉也。可見治病須顧及其人之本氣為主。

况汗後煩熱有虛實之分。而虛實又有表裏之分。故不特汗後成虛。其躁熱證不同於青龍白虎。即汗後成實。其躁熱證亦不同於青龍白虎也。如發汗後惡寒。人皆知為虛之故。主以前篇芍藥甘草附子湯。不必言矣。至若汗後不惡寒。反惡熱。其人大便必實。由發汗後亡津液所致。病不在營衛而在胃矣。法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從陽明治例。毋論不惡寒之證。較之青龍。有表裏之分。即反惡熱之證。較之白虎。又有經府之別。此不可不辨也。

辨太陽

三

壽古堂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

不惡寒反惡熱，以其熱入裏，故於青龍白虎外專主調胃承氣，然入裏之熱，又有中上焦之分，不可不辨。如太陽病吐之，以當惡寒之太陽而不惡寒，或曰表已解也，何至煩而不欲近衣，是其人反惡熱矣。不惡寒反惡熱，與上條胃實證頗相似，然而彼得之汗後，中焦之津液亡，熱在胃府也。此則得之吐後，上焦之津液傷，煩在膈內也。煩在膈內，白



胸中窒，下及後煩，則中煩，惟此皆無形之火，在胃心被津液所鬱。

三五

成底幾近之，然而猶須相及，津液調之，復之，調胃承氣益非所宜，而大青龍益非所宜矣。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枳實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煩熱一云五言煩在內熱在外也。或虛汗吐下後津液已亡，何堪更用吐。

自此而推及胸膈之病，凡有煩躁等證，於諸法外另議治矣。發汗若吐若下，或胸中窒，或虛煩，不得眠，或反覆顛倒，心中懊憹，皆屬三焦無形之火，壅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太陽

三五

傳古堂

刻須知此湯以意為主不在出物火機乎胸乘其虛而客之凡氣亂氣于胸中者皆火為之而無復津液為之枯液不得布達有痛等證宜去其火氣清液自回也

三百

過在上心虛被火無液以安是以擾亂不寧也並非汗不出之煩躁大青龍無所用諸法亦無所用也。梔子豉湯主之。梔子氣味輕越合以香豉能化濁為清但使瀉去客邪氣升則液化而鬱悶得舒矣。若少氣者熱傷氣也加其以補之。若嘔者熱搏而氣逆也加辛以散之。或補或散皆是安回津液之助。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可見溫針汗吐下後之煩躁與未溫針汗吐下後

人身此陰陽二氣陽氣生陰陰氣皆化而為津與血陽若不足陰氣皆化而為津血枯故也枯則成火故五藏愈虛者即火愈熾若退却火須是復得津血復得津血須是扶陽退陰

三百

之煩躁。主治迥然不同。况有發汗下後病仍不解而煩躁者。此時既有未解之外寒復有內熱之煩躁。大青龍之證備具矣。不為所誤者幾何。不知得之汗下後則陽虛為陰所凌故外亡而作煩躁。必須溫補兼施。茯苓四逆湯主之。為得法。蓋虛不則陽不復。故加入參於四逆湯中。而只以茯苓下味泄熱除煩。此證溫而不補且恐無濟於事。尚敢從未解之外證起見哉。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

湯王之

從前諸條抑皆寒熱互有之證。只因寒熱交錯。一經誤治。而陰盛陽虛。真寒變出假熱。幾令措手難於措手。然而真中有假。即防假中有真。如病屬傷寒。表間不必有熱也。而熱反在胸中。熱在胸中。不問而知。有煩躁鬱悶之證。可知胃中反有邪氣。以寒邪被格在下。故也。此證寒熱俱有。而熱非假熱。寒非假寒。似於大青龍湯。證無異。然而較之大青龍湯之寒熱已向近裏一層。故其證不復見之表。

此等證皆本氣所生之寒熱無開于表故着二有字胸中熱腹中寒和氣亦算得有表裏證胸中為陽之理於腹中為陰之表分

兩邪各見故本方之用寒者從太陽以治上也本方之用溫從本陰以治下也交桂枝人參湯之橫法為豎法人身陰中須要陽陽中須要陰陰陰中要陽則陰治陽中要陰則陽治若三陰獨治于下則三陽二百亦進而二八

裏際而只見之上下際腹中痛者陰不得上而寒乃獨治於下也飲嘔吐者陽不得下而熱乃獨治於上也較之大青龍之寒熱彼為表裏相持此為上下相格則治法雖亦寒熱並施而辛寒易以苦寒辛熱加以苦熱不同矣况用人參半夏以補宣中氣升降陰陽比大青龍湯中之杏仁純降無補者迥別蓋彼則表裏俱實此則虛實相兼真此條而互及諸瀉心湯皆其法也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大陽

三五

獨治乎上兩
氣各亂矣責
在胃氣不為
之文也

刺期門

同下寒熱互見之病。而寒熱交錯中。不特有表裏
之分。而表裏又有淺深之分。表裏淺深之間。又有
高下之分。則自此而廣之。安見三陰之與三陽不
亦有寒熱之交錯者乎。如傷寒者。太陽病也。而腹
滿譫語。則太陰陽明病也。寸口脈浮而緊。則仍是
太陽傷寒之脈也。浮緊只見於寸口。又非純是太
陽傷寒之脈也。陰陽互淆如此。寒熱自爾交錯。其
病從何斷之。證在中焦。只從中焦斷之。此肝乘脾

論多屬胃
實此肝乘
脾則脾虛矣
虛字從厚緊
脈得

九百

也。脾虛故作腹滿。脾虛則邪愈旺。故作譫語。名曰
縱者。以邪從所不勝來也。夫以厥陰之邪移之太
陰。而却見於太陽病中。從前寒熱之法。俱無可施。
宜從中治可也。刺期門。以瀉肝木之實。木瀉而脾
不虛。交錯之邪自解。責虛取實。寒熱俱可不治。此
又一法也。

傷寒發熱。噦噦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
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脾也。名曰橫刺期門。
不特此也。寒熱之邪。三陰既可與三陽交錯。又安

傷寒論後條辨

辨太陽

三六

博古堂

飲水消故
腹滿不消者
以香薷惡
寒證也

傷寒論後條辨
卷六
見足經不可與手經交錯乎如傷寒者太陽病也
而發熱膏膏惡寒雖是太陽表證然而肺主皮毛
邪在手太陰亦有此也肺受熱邪故大渴欲飲水
膀胱有寒而無熱則水入而氣不化膀胱之氣不
化病必累及中焦之脾其腹乃滿病源不在脾故
待自汗出小便利水氣上下分消而交錯之邪隨
水出其病欲解矣名曰橫者以邪從所不勝來也
肝邪乘肺故皮毛受鬱而生寒熱木盛則火旺而
金被火乘故大渴欲飲水夫以足厥陰之邪移之

手太陰而受累者足太陰脾也却亦見於太陽病
中從前寒熱之法益無可用只從中治刺期門以
瀉肝木之實則脾不虛脾不虛則肺得所資而錯
雜之邪自解棄標取本寒熱俱可不治此又一法
也即此二法推之病氣方當淆亂而證涉危疑只
以實脾為主否則瀉肝瀉脾以去其賊實脾乃有
功也如此二證賊土侮金皆由木盛卒不用小柴
胡例治之以黃芩妨脾不免開門揖盜不若刺法
邪去而脾無傷也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
不渴脉浮虛而澁者與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太
便鞭小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寒與熱莫非太陽中必有之證而煩雜錯綜如此
所以然者以兩邪相併故也則凡屬兩邪相併為
病者俱不可不另立治法矣請 風濕論傷寒至
八九日邪當漸解不解者邪必入裏既不解又不
入裏必有所夾之邪乘之也風為陽邪濕為陰邪
兩邪合聚結而不散濕持其風則風不能純行其

所謂不可反
側者經有陰
氣凝物也物
藏則不動故
不可反側也

大便鞭小便
利者風濕外
束而津液不
復內行也去
桂枝白朮引
津液還入胃

表令而自無頭痛發熱之表證風持其濕則濕不
能純行其裏令而自無渴熱逆嘔之裏證兩邪鬱
滯只是浸淫周身流入關節而為煩疼重着之證
而已及診其脉風固見浮而有濕滯不能盡浮濕
固見虛而有風鼓不能盡虛兩邪結滯當舒豁者
不能舒豁當流利者不能流利浮虛而澁所由來
也治用桂枝湯散風濕之在經而加附子疾馳經
絡分竭而迅掃之也若大便鞭小便自利者濕雖
盛而津液自虛前方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前方

中則風無所搏而求者解矣自北為脾家去濕燥濕以之滋液亦以之

三百

和衛以溫經使風散而濕自無所持後方益土以燥濕使濕去而風無所戀各有標本故主治不同也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其直附子湯主之

前條之主治視風濕所勝者以分標本若風濕相搏屬在兩脛者又不可不定所增減也即如前證而見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者此

已上二條雖云風濕相搏其實各夾有一寒字在內即二氣合而為痺之證也

聖手筋骨之風濕則筋脈皆痛

風濕之邪注經絡流關節兩邪亂經使然也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者風傷衛也小便不利身微腫者濕着內也兩邪各無所勝亦各無所負祛風勝濕平治可也其直附子湯主之即前去桂枝加白朮湯白朮仍加桂枝不去單去芍藥之酸收使邪無閉斂而中外分消矣然而三方俱加附子者以風傷衛而表陽已虛加寒濕而裏陰更勝凡所見證皆陽氣不充故經絡關節得着濕而衛陽愈虛耳

三百

傷寒發汗已身自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前條風濕相搏雖與風溫寒溫不同然亦陽邪與陰邪合併為病也陽邪既可與陰邪合併為病則陰邪獨不可與陰邪合併為病乎陰邪與陰邪合併為病寒濕此其類也如傷寒病係陰邪發汗已陰寒宜解矣即不解亦不當見身自發黃之病所以然者以其人素有濕邪在裏表寒雖經發汗而其為陰濕所持者終在裏而無從解散也發汗後

寒濕寒字對上條風濕風字言有表有裡兩邪互結之謂其在裡字向上條相溷字下條看故發汗無益下之益不可也

之寒久當變熱雖有熱邪不可下也以為寒濕鬱蒸之熱非實熱也仍當於寒濕中責其或淺或深而治之可也

三百

傷寒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所謂寒濕中求之者何也緣風屬陽邪陽主發揚雖與濕合而無痰無痰則陽散而反變為寒寒屬陰邪陰主沉着既與濕合而遂痰既痰則濕蒸而反變為熱凡傷寒發熱在裏者由濕蒸而來故身必發黃此之痰熱未深只從表一邊開其鬱滯而

散熱除濕佐以獲効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是其主也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成註云小便不利腹微滿者熱氣其于外而津液不得上行也

所謂寒濕中求之者又何也前證以瘀熱尚在表半邊而未深故所治如此若傷寒七八日瘀極矣極則寒與濕俱從熱化身黃如橘子色視濕病之熏黃明與暗有異矣小便不利腹微滿視寒病之大便自利體煩痛者通與閉有異矣此之瘀熱已

深只從裏一邊開結導熱而利便驅濕並以建功茵陳蒿湯主之可也

三百五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柏皮湯主之

所謂寒濕中求之者更何也傷寒而見身黃雖已濕蒸於裏而外證發熱依然寒居於表裏淺表深之間前一法俱無所用只從中治清解調和預去其瘀熱之漸使一和不能相合而裏外分消寒與濕俱可付之不治此又一法也故裁梔子柏皮湯主之○風濕中有陽邪而證則無熱寒濕中純陰

三證同屬濕熱而濕熱中自有淺深

辨大陽

辨大陽

四十一

辨大陽

邪而證則無寒寒極能生熱則知熱極自能生寒
 如厥陰篇中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等證是
 也世人見寒治寒見熱治熱須於此等處求而
 心靈手敏當下應無荆棘矣

傷寒論後條辨卷之六終

傷寒論後條辨卷之七

新安程應旌郊倩甫條註

門人王人鳳翔千校

辯陽明脉證篇第一

傷寒能使陽明為病則表邪歸裏寒從熱化最為
 佳兆何以言之風寒濕熱在表之邪流為壞病變
 徙無窮者總因熱從外轉散漫無歸之故一得約
 束歸中前無去路任爾窮山蕩海之寇直從輦轂
 下搶奪之無餘力何快如之若然者自非本熱標
 寒陽神素盛者不能轉邪歸我也陽盛者其人少

諸善九力十廿
 歸原脩經子痛前

本經受病而胃家素有燥氣者首能令轉屬陽明萬物所歸故也第視本經證能不可左可定胃之實與不實故來路不可不審之又審

傷寒論後條辨 卷七
 水多火雖他經受邪無關於胃而胃中燥熱之氣自成鬱遏所以一經汗下津液被奪則在表之邪盡成收斂隨燥熱而內結此之謂表虛裏實實則邪無去路故可任攻但去路本之來路若求去路得了脫須是來路討分明當於併合病間窮其入裏有盡未盡之辯稍一帶表輒非可攻之陽明裏未盡實故也裏實雖已屬胃顧胃中燥熱之邪有因內實而結者有不盡因內實而結者此則不復從來路討分明而併欲從去路討分明矣仲景所

三百三十六

以約法三章以大小調胃三承氣湯應可三陽明之去路緣陽實之家其陰必虛不欲以溜液致燥之陽明奪血致燥之陽明混同於胃家實之陽明模稜處治也蓋胃為一身之主百病之來俱要陽明有擔當所稱五藏六府之海者不但無病之時宜寶重即有病之時宜顧惜人之於身能知陽明為六經之根柢而胃家實為陽明之根柢則卒病任乘斷無壞病之貽厥身矣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

傷寒論後條辨

辯陽明

二

專古堂

本陽之為病
多從外入風
寒等是病根
陽明之為病
多從內受胃
家寒是病根
而傳之一字
則又曰家寒
之病根也故
下條其出三
陽明本

陽明之為病指府病而言可攻之陽明也胃家猶
云濕家汗家之類兼素稟而言胃家實推原陽明
受病之故較陽明之為病似先一層凡病在六經
俱從陽明胃受氣其誤汗不至於亡陽動經誤下
不至於結胸下利誤利小便不至於畜血便淋而
因標轉本祇成其陽明之為病者由其人胃家實
也胃家實則邪未至能却邪既至能容唯其能容
是以可去仲景欲人鄭重於攻之一字故首條不
揭病證祇揭病源不教人將陽明之為病看左了

三百七

傷寒三日陽明脉大

并將陽明之為病看忽了

大為陽盛之診傷寒三日見此邪已去表入裏而
脉從陽熱化氣知正陽當令無復陽去入陰之懼
矣縱他部有參差只以陽明胃脉為準不言陰陽
者該及浮沉具有實字之意不實則為孔為虛表
熱裏寒大是假規模便早為宅中計凡下文云脉
弱脉遲脉滑而疾脉沉脉浮而孔而瀉等類皆貫
此大字在內只從有力無力上討分曉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熱大便難是也

三家之成陽
明病亦猶肺
家者胃痰火
氣者一遇風
寒雜病之來
肺病轉作若
胃家不燥不
實難有易明
病是能食
者名中風不

陽明為病本於胃家實則胃實一家可驗於未病先者故借問答從二陽中指出之脾約者小便數而大便難腸胃素乘燥氣也胃家實者納多出少腸胃素稱陽盛也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熱大便難者津液從前被奪腸胃素少血滋也三者皆

能食者各中
寒病耳一則
冒中虛冷自
病一則鬱熱
在裡自病既
非得之轉屬
亦無關于胃
家實之陽明
也
發汗利小便
已已字謂會
經化此也非
批日前說

成陽燥凡陽盛者陰必虛陰虛者陽必奏所以病在三陽若吐若下若發汗在他人則邪從外轉而為壞病在我則邪從內轉而為府邪燥則召燥也三陽明唯正陽陽明津血自足祇為火熱搏結成實太陽陽明便屬失津成燥少陽陽明便屬少血成燥結證雖同而實處藏虛三承氣正從此處分別至於津液暴亡亦見陽明胃實證此是假實三承氣另當斟酌矣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

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
鞭者為陽明病也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澀然微汗
出也

太陰何由轉
屬陽明以其
人脈浮緩手
足自溫胃中
陽氣因旺加
以小使自利
則雖曰陰經
其燥氣尚在
胃耳

陽明為病本於胃家實則凡胃家之實不特三陽
受邪能致其轉屬陽明即三陰受邪亦能致其轉
屬陽明聊舉太陰一經例之脈浮而緩是為表脈
然無頭痛發熱惡寒等外證而只手足溫是邪不
在表而在裏但入裏有陰陽之分須以小便別之
小便不利者濕蒸瘀熱而發黃以其人胃中原來

凡三陰轉屬
陽明自是三
陰證罷故太
陰則澀然微
汗出少陰則
口乾燥腹脹
不大便厥陰
則澀語也

無燥氣也小便自利者胃乾便鞭而成實以其人
胃中本來有燥氣也病雖成於七八日而其始證
却脈浮而緩手足自溫則寔是太陰病轉屬來也
既已轉繫陽明其脈之浮緩者轉為沉大不必言
矣而手足之溫不止溫已也必澀然微汗出蓋陰
證無汗汗出者必陽氣充於內而後溢於外其太
便之實可知唯其從陰經轉來故汗雖出而仍微
耳是之謂太陰陽明則推之少陰三大承氣證脈
陰一小承氣證何非轉屬陽明之病哉○此證自

三百四十一

太陰轉來而本之小便自利即太陽之脾約證但以得之暴者為太陽而以得之緩者為太陰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病因屬內病證屬外觀外所以徵內也

反惡熱反字是與太陽判表裡處

胃家實自是病因非病證陽明見證究竟未經揭出故復設此條之問答以補之身熱者陽熱盛極從胃而布於肌肉也汗自出者津液受熱從胃而蒸出膚表也不惡寒反惡熱者胃中陽亢不得陰氣以和之為燥熱所苦也句中十二字須一連讀

三百四十二

下陽明胃實潮熱譫語等證不必盡現要末有不全此數證而得成其為陽明者因外以徵內固是答陽明府證然經病亦可兼看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初得陽明表氣被阻故本有不發熱而惡寒證須臾即化熱矣邪不關表故也

陽明惡寒終是帶表至於府病不唯不惡寒且惡熱表罷不罷須於此驗之故從反證以辯出然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則已該夫陽明之不必轉得者

三百四十二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

不惡寒六經
惟陽明陽明
所居故也邪
苟歸此彼氣
皆成我氣無
有寒而不熱
轉屬不獨太
陽也無所復
傳者前此六
經各有去路
今則不燥實
者亦燥實松
非大陽無洩
處矣惡寒未

六經雖分陰陽而宰之者胃五藏六府皆朝宗而稟令焉一有燥熱無論三陽傳來之表寒從而歸熱即三陰未傳之陰寒亦歸而變熱純陽無陰故曰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任爾寒勢方張一見陽明自當事而故曰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末句亦非泛結正見陽明關係之重襯住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二句陽明以下法為正必五藏六府之邪皆歸結

胃無由實
兼得陽明

三百四十三

於此別無去路方是下證之陽明等閒莫教錯了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此亡津液四
字當一頓胃
中乾燥復折
下來講

陽明之外證已經辯明而胃家實所以成陽明之故尚未詳及故問答復設及之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皆為去邪而設邪苟相當即成解證如其不解徒亡津液矣亡津液而不為壞病者以其人胃中乾燥能為燥邪淵藪故津液一亡太陽

遂轉屬陽明也。特轉屬層次不止有表罷不罷之辨。而表罷入裏復有燥實燥不實之辨。所以有不更衣之陽明病。有內實之陽明病。有太便秘難之陽明病也。層次有屬表屬裏。所以下法有禁宜受氣。有裏實裏燥。所以下法有大小。本太陽病起至名陽明也。止自是一氣說下。而透迤分別多少鋪置。讀者當於此悟出太陽陽明轉屬褶疊處。本太陽病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三百四十四

三百四十五

凡言轉屬處皆是指其乘便因之易易也其易易

胃家有燥氣。毋論病在太陽發汗吐下過亡津液。能轉屬之。即汗之一法稍失其分數。亦能轉屬之。微者盡也。透也。汗出不透。則邪未盡出。而辛熱之藥性反內留。而助動燥邪。因轉屬陽明。辨筋篇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者。是也。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轉屬陽明之證。於何徵之。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太陽本證現在。而反汗出濇濇然者。知大便已

故者言家素寔

二百四十六

傷寒論後條辨

卷七

結燥於內雖表證未罷已○是轉屬陽明也○濺濺連綿之意俗云汗一身不了又一身也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綠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

屬陽明為入裡矣而表罷不罷屬表尚分在轉字上中

知也

太陽既轉屬陽明宜可從陽明處治矣而未也○正恐轉通之處表邪去尚未盡裏邪乘其未去而已○來兩邪相持而前後互見是曰併病縱使表少裏多終是帶表之陽明也○雖續得微汗出不惡寒證倘其間尚帶一二分太陽表當下不可下矣○下之而表邪陷入隨有結胸協熱利等變此之謂逆○仍須小發汗併去未徹之表方可意於陽明設面色接連而赤勢來方盛此非發汗不徹者比○陽氣

傷寒論後條辨

辨陽明

九

陽明病，不得發越，致佛鬱在表。因現於面耳，故不但用解劑，如大青龍輩，而且兼熏法，用麻黃等煎湯，從外蒸，以助其汗，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若發汗不徹，陽氣已經汗越，何至佛鬱乃爾？自是當汗不汗，邪氣擁其於經，漫無出路，故其人燥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究竟非實邪，故按之不可得。此自是太陽本經表氣盛實之證，併病中無此也。併病之壅滯，僅於表病中增出短氣一證，便可坐以汗出不徹。其於陽氣佛鬱者，不俾則解之熏

傷寒論後條辨

卷七

傷寒

經久不得發越，致佛鬱在表。因現於面耳，故不但用解劑，如大青龍輩，而且兼熏法，用麻黃等煎湯，從外蒸，以助其汗，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若發汗不徹，陽氣已經汗越，何至佛鬱乃爾？自是當汗不汗，邪氣擁其於經，漫無出路，故其人燥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究竟非實邪，故按之不可得。此自是太陽本經表氣盛實之證，併病中無此也。併病之壅滯，僅於表病中增出短氣一證，便可坐以汗出不徹。其於陽氣佛鬱者，不俾則解之熏

以脈濇知汗出不徹前所云病證不能者，正指此可見太陽全罷者，自是陽明脈大也。

二百四十七

條中一可字一愈字俱對陽明病三字言陽明病不言

之之法。一無可試，務更其大發汗之劑，為小發汗。斯為合法。耳脈濇，祇是營衛不流通而成滯，表陽已不甚盛也。設面色緣緣正赤，已下俱是借陽氣佛鬱作客形。出汗不徹，所以小發汗之故。太陽不應有腹痛，以邪無出路，意欲內攻，故乍在仍不知其處。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傷寒論後條辨

辨陽明

十

傷寒

可發汗如此
之陽明亦可
發汗汗大為
太陽證此處
發汗不特太
陽病愈陽明
病亦愈
胃中燥氣勝
故太陽全盛
時輒見陽明
病竟見於屬
虛燥裡虛表
實尚差不得
轉屬例故仍
主桂枝麻黃

三百
四九

既知併病有未盡之表仍宜治表則凡屬帶表之
陽明輒當視表邪所在之淺深以定法不得以小
發其汗一語混同治之矣條中無一陽明證云陽
明病者胃已實而不更衣也陽明之脈必大今却
兼遲兼浮陽明之證不惡寒法多汗今尚微惡寒
無汗而喘是府中雖是陽明而經中全是太陽仍
從解肌發汗例治以桂枝麻黃二湯經邪散而府
中之壅滯亦通矣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三百
五十

會病之證凡
太陽經之頭
痛惡寒等與
陽明經之目
赤身乾等但
見一證便是
不必悉具併
病亦如是看
仍須兼脈法
斷之

二百
五一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
之
即此而推及於合病有此有彼俱不難準之以定
治法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太陽之惡寒發熱等證
與陽明之喘渴胸滿等證同時均發無有先後也
兩陽交應驟盛於表則裏氣暴虛升降不及故不
利則嘔治法只須解表表解而裏自和葛根湯從
升利則主之嘔加半夏所以降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辨陽明
十一

張兼善曰陽受氣於胸中喘而胸滿者陽氣不宜發運而過也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若前證不利不嘔乃喘而胸滿者則必表邪與經氣互結而盛壅滯在上焦胃陽虛而無復升降也戒不可下者上壅而不嘔則下逆而不利可知總緣經表之邪過實主麻黃湯泄肺而通氣道隨其實而奪之表與經兩解則逆者降而胃亦和矣

太陽病項背強兀兀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主之
之
太陽病項背強兀兀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項背強兀兀五字連讀上半身成硬直之象太陽

項背強兀兀者太陽之脈滿而連及陽明之經也此條無嘔與利亦主葛根者邪在二陽之經不利者既非裡虛不利者亦非裡實裡反屬標表反屬本

二百五十四

病有此經邪壅盛不盡在表可知經曰胸者背之府也府邪稍露端倪知勢已連及陽明故雖汗出惡風之中風即不得不於桂枝湯內加葛根而無汗惡寒之傷寒即不得不易麻黃湯為葛根湯矣葛根能宣陽益陰清解胃中邪熱太陽藥中用之所以達陽明而伐之於早也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

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日屬陽明已歸胃矣不成下證者未經汗吐下未不奪其津液裡燥終不結寔陽明自不能成其為陽明也

太陽陽明表有未罷。宜從證辨之矣。尤須辨其脈。如病在太陽，得寸緩關浮尺弱之脈，不為不如經也。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表證現在，不甚有關於裏也。此而心下痞，得之誤下，太陽中自有或法可無議也。至如痞證，不因誤下而成者，之外證復不惡寒而渴，其為轉屬陽明無疑矣。陽明而見寸緩關浮尺弱，則為不及之診，不及則小便數，小便數則大便必鞭，鞭因津液偏滲所致，非有實邪在胃。雖不更衣十日，總無熱攻腸胃，或滿或堅之苦，唯是津液不能上朝，渴欲飲水，但於與水間救之，以法耳。法者何？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也。與後復渴者，水多則停也，則五苓散又不在陽明禁例，所以然者，寸緩關浮尺弱在太陽，為如經在陽明，為不及也。

凡不更衣見有表證表脈便能消潤水穀不致成寔故曰數雖多總無譴詆潮熱等胃是證可作徵驗也

二百五十五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傷寒論後條辨

辨陽明

十三

博古堂

下後之腹滿
正氣虛而邪
氣益填視前
證之腹滿僅
為風熱所壅
者留而難去
矣

不寧此也。又有陽明受病之時，兼具他經乘入者。其治法更難。從陽明定例也。陽明中風，此風為邪風。該寒在內，謂經到陽明，重復中有表邪，故陽明之熱為太陽之寒所持。於是熱鬱而有口苦咽乾。腹滿微喘之證。太陽寒在表，於是重復發熱惡寒。脈浮而緊也。風盛氣壅，大便縱難，實非下證。下之則病在陽明，太陽之經者累及陽明，太陽之府故腹滿小便難。以外邪乘虛內陷，而津液且亡也。邪到陽明，已為萬物所歸，重受表邪，則所歸之氣

俱從陽明。佛鬱所以三陽之證俱見。其間腹滿一證兼屬太陰。藏受府氣而為熱滿也。腹滿則大便必難。以下為戒。或謂此條與太陽大青龍證同。太陽以風寒持其營衛，故有煩躁證而無腹滿。證此以風寒持住陽明，故有腹滿證而無煩躁。證然口苦咽乾而喘實與煩躁同其機兆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

三百五十七

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前條有發熱惡寒證，故曰陽明中風，此條不惡寒反惡熱，故曰陽明病。

發熱以上與前同，而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則皆陽明之見證。蓋以陽明之經氣較盛，則乍到之表邪不能敵其熱，熱多寒少，故亦有不惡寒反惡熱者。其實與前同，其感受也。治宜雙解，用及辛涼。

據脈可汗證，則不可汗。據證可下，脈則不可下。加以咽燥，口苦腹滿，而喘，依稀三陽合病，溫針益壯火，而消陰矣。故三治俱為犯經。

之劑單表單裏俱不可。故著汗下燒針之逆，以示禁。汗則胃實，燒針則損陰。下則胃虛，邪客證因誤治而變壞，難為一定之法。故有梔子豉等湯之不同。所謂視其脈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也。熱在上焦，故用梔子豉湯；熱在中焦，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熱在下焦，故用猪苓湯。寒邪閉熱在經，傷氣耗津，必甚。三治酌量，只是趨涼避燠，化氣回津，以無惡寒證。即緊脈不須照顧也。汗多胃中燥，指陽明裏證已成者，言猪苓湯之治與太陽五苓散頗同。在

太陽為寒水氣化不避桂朮者從寒也在陽明為燥土氣化改桂朮為滑石阿膠者從燥也處方至此已屬精微猶復以利小便為暴液亡汗者禁則知證在陽明兢兢以保津液為第一義矣

二百五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自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此條證以不得汗三字為主蓋風熱兩雍陽氣重矣佛鬱不得出欲出不得入欲入不得入經纏被擾無所不至究竟無宜泄處故見證如此刺法從經脈中泄其熱耳其固未去也故紆而緩之乃酌量予柴胡麻黃二湯開

此條所中之氣兼有溫邪在內故脈弦浮大裏陽為表陽閉遏萬物所歸之經氣阻塞不通佛之極則擾之極故卒難用治唯照依內經刺熱篇中之刺法泄去其熱此刺不專為耳腫設小差外不解者內勢漸殺所不解者外不得汗仍潮熱耳猶須俟過十日者恐小差之熱勢去之未盡不無因升發之藥而復盈也脈續浮者尚接弦大之浮熱未能盡去也故用小柴胡湯雙解之脈但浮者減去弦大之浮不得汗之外無餘證也故用麻黃獨表

以通其久閉
總是要得汗
耳

不尿腹滿加
噦胃氣已過
而三焦不復
流通和永無
出路矣

三百五十九

之不尿腹滿加噦俱指刺後言非指用柴胡麻黃
後言刺之而諸證小差唯此不差噦且有加則府
熱已經攻藏而穀氣垂亡不治之勢已成雖小柴
胡湯麻黃湯不必用矣此證之用麻黃湯頗同太
陽篇中陽氣重故也一條之麻黃湯彼用之於衄
血後此用之於刺血後皆是熱已出而汗尚未得
耳

三陽合病脉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外此則有三陽合病之證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

三百六十一

歸大為陽明主脉太陽以其脉合故浮大上關上
從關部連上寸口也少陽以其證合故但欲眠睡
目合則汗但欲眠為膽熱盜汗為半表裏也此條
原論入少陽篇配入下條當是有汗則主白虎無
汗則主小柴胡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讞語
遺尿發汗則讞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
汗者白虎湯主之

若前證見腹滿身重者陽盛於經裏氣莫支也口

三陽合病俱
是經與經合
若陽明之經
與太陽之表
合則為麻黃
湯證矣至于
陽明少陽合
病而有太秦
氣湯證者以
其中無太陽
故又可酌其
順而為下法
也

不仁讞語者熱淫布胃氣濁識昏也此是陽明主
證而少陽之合則見面垢證風木動而塵棲也太
陽之合則見遺尿證膀胱熱而不守也凡陽盛者
陰必虛而熱盛者氣更傷汗則傷氣讞語者胃愈
涸也下則傷陰額上生汗者陽無依而上越也手
足逆冷者陰被奪而熱深厥深也內燥外寒陰脈
將絕血不內守氣將安附危證成矣計唯化熱生
津從陽分清回陰氣使氣清則液布固白虎湯之
職也胃熱祛而肺金肅水亦溉自高原矣前證但

傷寒論卷七

可主之以譏治譏救若果津液已枯不復有汗白
虎更難用也

六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
柴胡湯主之

外此雖太陽已罷而少陽忽爾攬入陽明者亦不
可作陽明處治如得陽明病而發潮熱似乎胃實
之徵矣但胃實之潮大便必鞭而小便自赤澀今
大便溏小便自可是熱雖盛未入府之熱也再以
胸脇徵之凡糞澆者氣自降氣不降而胸脇滿明

王正色曰陽
明為病胃家
實也今便溏
而言陽明病
者謂陽明外
證身熱汗出
不惡寒反惡

辨陽明

文

專

熱也

三百六十二

傷寒論後條辨

卷七

是木來剋土故陽明少陽之證兼見小柴胡湯主之升木即所以鬆土也

陽明病脇下鞅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而汗出解也

上焦不通則胃衛不布而津液不得流通以致熱氣壅於土中不能升發是為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氣不下降故不但滿而且嘔上焦既窒則津液為

前證不但大便溏為未實即使不大便而却與脇下鞅滿之證兼見則非關下焦之不通也緣大氣鬱於土中不能升發是為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氣不下降故不但滿而且嘔上焦既窒則津液為

脇下鞅痛不大便而嘔自是木柴胡湯證其用小柴胡湯者以舌上白胎猶帶表寒故也若胎不滑而濇則所謂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之謂熱已耗及津液此湯不可去矣

熱搏結徒重蒸于膈上不得下滋于胃府故舌上白胎而不太便白胎雖不遠于寒然津結終不似寒結之大滑推其原只因上焦不通夫不通屬下焦者從導不通屬上焦者從升小柴胡湯去之達土中之木而順其性使上焦得通則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諸證皆愈矣一焦得通照脇下鞅滿言津液得下照舌胎與嘔言胃氣因和照不太便言因字宜看見陽明病不必治陽明而陽明無不可因之治也身濺然汗出者陽明病多汗窒則汗不得

傷寒論之條辨

辨陽明

十九

越一通之而津液不窒自能四布矣。上條陽明病從潮熱上見此條陽明病從不大便上見。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從前諸證非兼太陽即兼少陽陽明裏證未具故不必戒攻而只隨證施治可得其條自至若攻勢雖具有不可攻者尤不妨歷歷指之純見陽明病而心下鞭滿不兼乎胸脇似可攻矣不知陽明入裏不但軀殼間肌肉層分而高下部胸腹畧列今

三百六十三

三百六十四

心下鞭滿者邪聚陽明之膈膈部三陽均得而主之者也况人身陽氣盈歉各存分數膈實者腹必虛氣從虛閉亦見陽明假實證攻之是為重虛關防盡徹必至漏底而死其止而愈者則以下關之徹僥倖得閉善治者不當以死傳此僥倖矣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不止此也陽明以下行為順嘔多則氣逆逆則中焦氣微不能下達亦令大便秘誤攻則下虛而上愈逆隔噎反胃之荦種此矣

三百五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陽氣歸裡尚有溢處便非正候如此可先行飲法上者飲之正外者飲之入原野無邪左可奪之下室

三百六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謂胃承黃只言色黃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謂胃承

氣湯主之

表熱未除而裡熱已待病勢及蘊于前矣只從發汗後二交卷中云凡本篇中云太陽病云傷寒而無陽明病字者皆病此病機也愛之所已不深而大必

不可攻之證前條頗經指明矣至於可攻之陽明又有分數焉則于三承氣間各宜應可而施也太陽病三日經期尚未深也何以發汗不解便屬胃蓋以胃燥素盛故他表證雖罷而汗與熱不解也第徵其熱如炊籠蒸蒸而盛則知其汗必導綿漶戢而來此即大便已鞭之徵故曰屬胃也熱雖聚於胃而未見潮熱讞語等證主以調胃承氣湯者於下法內從乎中治以其為日未深故也

三百六十七

成註云吐後邪氣不去胸中之邪下傳入胃壅而為實故生脹滿是又了解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吐法為膈邪而設吐後無虛煩等證必吐其所當吐者只因胃家尋實吐亡津液燥氣不能下達遂成土鬱是以腹脹滿其實無大穢濁之在腸也調胃承氣湯一奪其鬱可耳

三百六十八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吐下汗後而見煩證微之於大便鞭固非虛煩者比然煩既微而小便數當由胃家失潤燥氣客之

三百六十九

曹氏若土中濕火不下行則上蒸也

使然胃雖實非大實也和以小承氣湯取其液以潤腸胃和也非攻也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至若心煩較之微煩者似劇然未吐未下則津液無傷因不更衣而胃邪上壅非不足之煩有懊憹反覆顛倒之象則調胃即是調心日可與調胃承氣湯見與之亦無碍也

三百七十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

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汗與小便皆胃汁所釀盛于外者必竭于中凡陽明病必多汗及小便利必大便鞭者職此重發陽明汗必併病之陽明也所以病雖差尚微煩不了了所以然者大便鞭故也大便鞭者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也此由胃氣失潤非關病邪胃無邪搏津液當自復故第問其小便日幾行耳本小便日三

四行指重發汗時言今日再行指尚微煩不了了時言觀一尚字知未差前病尚多今微剩此未脫然耳故祇須靜以俟津液之自還蓋攻之一字與病相當是奪燥氣以還津液稍不相當即是奪津液以增燥氣故知燥氣有邪燥胃燥之不同若二燥俱未全而誤行攻法則滋溼生寒陰邪來犯害益難言矣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

三百七

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

此與上條同意。總無病邪故也。小便自利者，津液未肯還入胃中也。津液內竭而鞭，故自欲大便，但苦不能出耳。須其有此光景，時方可從外導法。瀆潤其腸，腸潤則水流就溼，津液自歸而還胃，故不但大便通而小便亦從內轉矣。蜜與土瓜根、大猪膽汁皆可者，勢因其便無煩難也。二條總無胃熱證，故雖小承氣調胃承氣俱在所禁。

三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燥心下鞭，至四

小便少，腸結而胃弱，則水而不布，水胃積，故食不能

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溏，未定成鞭，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尿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過此以下皆其已屬胃實證，而用大承氣湯者，顧大承氣非輕用之劑，而用之尤不可以無法。故不特其證宜審，而其脈尤宜審。得病二三日，指不木，便言衰者，大而弱也。病進矣，而脈不進，腸胃雖燥，而血自少也。雖表邪盡去，無太陽柴胡證，裏邪告

傷寒論卷之七

辨陽明

二十四

七

小安至對
煩躁言

急有煩躁心下鞅證正不可恣意干攻之丁字也
此句以上截作丁頭下面分作兩脚能食者以結
在腸間而胃火自盛也先以小承氣湯少少與之
和胃中之火令少安後以前湯增至丁升去腸中
之結既是小承氣矣而又減去分數接續投之以
弱麻之胃稟素虛而為日又未久也然而何不需
之四五日後以小便已利不必需也若前證不大
便六七日小便總是不利則腸雖結而胃弱不能
布水水漬胃中故不能食非閉燥屎在胃不能食

也○攻○之○雖○去○得○腸○間○之○結○早○已○動○及○胃○中○之○水○鞅
反○成○澹○矣○須○小○便○利○者○先○行○滲○法○也○水○去○而○鞅○乃
定○故○可○攻○以○大○承○氣○湯○其○不○用○小○承○氣○湯○者○以○為
日○已○久○弱○脈○不○可○久○羈○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
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
出者此大便已鞅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
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
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二百
七三

陽明
二十五

身重者經脈有所阻也表裡邪盛皆能令經脈阻

邪氣在表而喘者滿或在胸而不在此則腹滿而喘知外欲解可攻裡也

傷寒論後條辨

卷七

遲者大而遲其人素稟多陰也故雖汗出不惡寒其身必重必短氣必腹滿而喘經脈濡滯不能如陽脈之迅利莫阻也故邪雖離表仍逗留不肯遽入裏直待有潮熱方算得外欲解不然則身重短氣腹滿而喘之證仍算外不算裏在他人只潮熱證便可攻而脈遲者必待手足濇然汗出此時陽氣大勝方是太便已鞭方可主以大承氣湯此脈不用小承氣者以裏證備具非太承氣不能伏其邪耳若汗雖多而只微發熱惡寒即不敢攻即不

三百七十四

惡寒而熱未潮亦不敢攻蓋脈遲則行遲入裏頗艱難雖腹大滿不通勢急矣熱尚未全聚雖滿而不甚結只可用小承氣湯勿令大泄下總因一遲字遂爾斟酌如此觀遲字下雖字可見然遲脈亦有邪聚熱結腹滿胃實阻住經隧而成者又不可不知

陽明病讖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澁者裏虛也為難治

傷寒論後條辨

辨陽明

二十六

傳

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胃實脈以實大為正。苟非實大，便須斟酌。不但弱與遲也。又如一陽明病，已見譫語，胃火乘心，可知兼發潮熱，邪盛而正氣乘旺，方敢與爭，可知脈復滑而疾，非弱遲尚帶虛帶寒，可知當從胃家實治。誰不曰宜，不知滑疾雖陽盛之診，然流利不定，終未着實，主以小承氣湯尚在試法之列。果轉失氣，則知腸中有結屎，因劑小未能遽下，所下者尿之氣耳，不妨更服以促之。若不轉失氣，并不大便，則

胃中無物可知，微為陽虛，澁為液竭，脈反變此則前之滑疾乃虛陽泛上之假象，而今之微澁乃裏氣大虛之真形。其陽明病屬津液竭而閉，譫語屬虛陽不能自安，而鄭聲潮熱屬陽微僅得乘旺而暫現正虛，則邪愈實難治者，此證須是補虛滋液以回陽氣，而苦寒留中無從布氣，須先去其藥方可施治。無奈正氣已虛，又不可更與承氣湯也。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

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此但初頭鞭後必澹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鞭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微鞭對大滿
寔言滿痛也
自覺得微滿
而不大耳此

可見下法全憑乎脉脉稍參差雖下證備具猶防變證如上條是矣所以然者證有假而脉無假也脉果如經則陽明病只據潮熱一證便可放手用下法故不必大滿不通但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

每處用大承
氣湯須知俱
貫有陽明脉
大四字在內

疎三承方脹滿不欲食
飲水則噦

胃不實而攻
之下燥未除
中寒復起矣

氣湯矣其不可與者除非不鞭而澹耳若潮熱不見而脉有模糊豈特大便微鞭不可用雖不大便六七日亦須斟酌故有欲知燥屎之法脹滿不欲食飲水則噦緣其人腸雖燥而胃自虛攻藥苦寒傷胃故脹滿不欲食燥故欲飲水虛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胃從燥氣復也未發熱之前槩不得大便可知大便雖因胃復而再鞭腸間反因下虛而愈燥故仍和以承氣湯末二句乃咎從前失慎之意

三百六十七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陽明病下之。承上條言，未得欲知之法，輒用大承氣湯也。下之的當，邪應伏矣。若心中懊懣而煩者，此有二因：又須斟酌。其轉失氣者，有燥屎也。只因燥屎去之未盡，今則欲行不能行而攪作，再用大承氣湯以協濟，前藥使燥屎下而鬱煩解。若腹微滿不轉失氣者，此乃虛氣上逆而煩蒸，由前未欲

無燥屎者不轉失氣也。祇屬承氣湯證。

三百六十七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知之誤也。初鞭後溏，攻之必不能食，而飲水則噦矣。急止勿服，未旬乃申可攻，句以決治意。此二條一反一覆，見不可不行欲知法。

即此而推及凡病攻法，必待有燥屎，方不為誤攻。則所以驗燥屎之法，不可不備求之。無特轉失氣之一端也。病人雖不大便五六日，屎燥未燥，未可也。但使繞臍痛，則知腸胃乾，屎無去路，故滯澁。

在_二下處而作痛煩燥發作有時因尿氣攻動則煩躁發作攻動究不能去則又有時伏而不動煩躁此時亦不作以此徵之從有燥屎斷其不大便當無差矣何大承氣湯之不可攻也

三百六十六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又即此而推之不獨未下可用大承氣即大下之後不妨重用之也以有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之證乃燥屎之明徵也煩不解指大下後之

下後亡津液力能令不大便然煩有解時腹滿不痛可驗

三百七十九

證腹滿痛指六七日不大便後之證從前宿食經大下而棲泊於迴腸曲折之處胃中尚有此故煩不解久則宿食結成燥屎擋住去路新食之濁穢總畜於腹故滿痛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得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燥屎為病見證多端難以一二證拘故屬二疑之

更即此而推及之不特不大便宜用大承氣即大便乍難乍易亦不妨于用之也燥屎阻住經輸故小便不利非津液偏滲者比也小便不利故大便

乍難乍易者新尿得潤而流利難者燥屎不動而阻留况時有微熱喘鼻不得臥莫非燥屎之明徵也尿燥胃乾三焦不通而苑熱非陽明邪盛之熱故微濁氣乘肺故喘濁氣乘心故胃胃者昏憤也濁氣乘膽故不得臥總是尿氣不下行上擾乎清道也時有者動則有伏則不有也可見無燥屎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燥屎不必盡不大便而可下下不下可不講求其訣乎

陽明病識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

全言

六枚也若能食者但觀耳宜大承氣湯下之

從前驗燥屎之法不必盡屬陽明陽明病驗燥屎之法匪一轉失氣則自此之外若識語若潮熱皆必有燥屎而後可下乎曰是不然二證果兼則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宜大承氣湯下之即能食者但觀亦大承氣湯下之如前條所云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是也蓋雜病在下其結陽明病在下其熱熱結亦能成實不必尿結而實也

三百

內經曰：證語者，氣虛獨言也。又難經曰：流陽者，見鬼氣虛脫陽言得證語也。其矣，故比之鄭聲，猶從實虛二字勘破之。亦可謂矣。異同此仲景章句之旨，何後人反將重語二字，但鄭聲非鄭聲，莫能辨。

夫實則證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潮熱證語雖鞅，可下則前條有所云。證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獨非其證乎？何以一誤於小承氣，即為難治。此則實虛二字不可不講耳。緣潮熱一證自有表裏之分，尚易辨別。若兼證語，則證語一證有大實亦有太虛實者。證與脈俱實，其發則名證語虛者，證雖實而脈虛，其發則名鄭聲。鄭聲與證語無異，以亂雅得名耳。其實鄭聲即證語之複辭也。疑似之間，最難顯然，必從證脈合參之，可下不

直視證語

三百

直視證語，非証即帶微喘，亦有厥強者生，一條唯兼喘滿兼下利，則其氣騰而難回矣。

可下只在虛實二字取決，又不必泥定有燥屎無燥屎也。以後只言證語不言鄭聲，欲人于虛寔內辨證語，即于證語內辨鄭聲。證語間無甚歧異也。直視證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然則辨證語者，須辨其非證。有如直視證語，人皆以為陽熱證矣。然而神散則亂，亦令直視兼證語而見，加以喘滿者，必從誤汗得來，故氣從上脫而死。加以下利者，必從誤下得來，故氣從下脫而亦死。此證之虛實宜辨也。

傷寒論後條辨

辨陽明

三十二

直視證語

三言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自和字對短字言猶未矣陽明之長大脉也不死者尚得同下條津液生出汗燥便鞭下例也

二百八十四

辨譫語者尤宜辨其脉發汗多之人其陽已虛可知重發汗而亡其陽陽神無主故譫語脉短者死陰來促陽也脉自和者不死陽絕于裡而氣猶未脫也以誤汗而成譫語即有短脉之死若誤汗譫語斷無和脉之不死可知此脉之虛實宜辨也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後服

實則譫語此實字即胃家實之實字胃不寔便作虛看仲景已立柴胡桂枝湯以和榮衛通津液為訓矣推之班狂等證虛皆同有鄭聲之亂真處只前此一條可以該及

三百八十五

譫語能從脉證間辨其虛則實邪似可無慮然虛家之譫語固曰亡陽實家之譫語亦因亡液以亡津液而得譫語則胃燥之譫語與胃實之譫語救法雖同而緩急微甚之間承氣不無議大小矣陽明病法多汗其人又屬汗家則不必發其汗而津液外出自致胃燥便鞭而譫語證在虛實之間故雖小承氣湯亦只一服為率譫語止更莫後服者雖燥鞭未全除輒于實處防虛也傷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滿沉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

傷寒論後條若

辨陽明

三十三

傷寒論

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傷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滿沉者大而沉也雖喘滿尚帶三分表證然沉脉已為在裏宜從併病例小發其汗而反正發其汗以致津液越出大便為難當時未必譫語迨喘滿去而表虛大便難而成實久則譫語矣夫實則譫語自是太承氣湯證而乃缺其治者以此實從帶表而來尚有微甚之斟酌也

喘而腹滿為純裡今之喘滿止在上也持以脉沉為在裡

三百六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

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譫語必因汗後胃中已燥而成此于汗出之時即挾譫語而來此係胃風之證在胃中先經耗液已成燥屎後乃見之於表而見汗出證故汗出即譫語以表虛裏實故也句宜安在乃可下之句下燥屎須下風家須過經乃下所以然者待表虛裏實故也表虛者表罷之謂下之若早語言必亂裏氣虛而譫語變為鄭聲矣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見

胃蒸之汗而非風邪之汗此處之燥屎非執燥而燥燥者扶有宿者之表邪所謂風家也故須過經乃可下

辨陽明 三十四

傷寒論後條辨

過經即不難放手也

三百八十七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
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
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脉弦者生瀉者
死微者但發熱嚴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
後服

傷寒若吐若下後津液亡而邪未去盡故不解燥
氣從邪反結為實故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
從前宜再用大承氣湯蕩盡邪燥以安津液法不

若吐若下後不解其人風邪在胃而成燥未經發注輒吐下待過經即下津液暴亡風燥之謂中者益鋼補及胃陽且久陰先竭矣故一發輒劇而成危候

三百八十八

出此胃氣生熱其陽則絕陽絕者無餘陰以和之也故諸所見證莫非陽亢陰絕孤陽無依而擾亂之象弦濇皆陰脉弦脉猶帶長養濇脉已成涸竭生死以此斷之微者但發熱嚴語仍是邪燥結實而已陰未全竭大承氣湯主之所以去燥結也燥結去陰氣自復故利利而再服則通陰者大承氣而奪陰者即大承氣故止後服備無汗故為亡陰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大承氣湯雖有去實滿去燥熱之不同總之為救

傷寒論後條辨

辨陽明

三十五

傷寒論

此等之下皆
為救陰而設
不在奪實奪
是之不可緩
救陰之下不
可緩
不急下防成
五實經曰五
實者死

表虛裏實下
此已故須
急下

傷寒論後集

卷七

津液而設則緩急之勢亦宜視津液而斟酌矣陽
明病有身熱證無發熱證發熱而復汗多陽氣大
蒸於外慮陰液暴亡于中雖無內實之兼證宜急
下之以大承氣湯矣

頁九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不解津液已經外奪腹滿痛者胃熱遂爾迅
攻邪陽盛寔而瀰漫不急下之熱毒裏蒸糜爛速
及腸胃矣陰虛不任陽填也

二百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百
九一

因邪勢盛實故雖下之而腹滿如故即減去一二
分筭不得減下之不妨再下雖不在急亦當減盡
乃為真陰得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
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與脈浮而
抗脈浮而滑
二條本有雖
皆陽盛之病
實由平素之
陰虛致之此
以證驗彼以
脈驗

前兩證急下者以其勢之急故下之急不知勢之
緩亦有下之不得不急者如目中不了了睛不和
下證是也緣目與睛管于腎中之水六七日見此
知腎中真水為胃陽所吸竭者非一旦夕矣醫外

傷寒論後集

辨陽明

二十六

傷寒論

目中不了
精不和者陰
氣內奪也

併病
二百
九二

病有只據目
不據從前
者必從前證
盡罷轉屬例
同此

傷寒論後條

卷七

博古堂

無陽熱證內無鞭痛脹滿證只是大便難身微熱
據此便斷為實也若非急下則津枯于腎藏較前
條之津越于外津結于內者更難復以土之剋水
是為賊邪陽明病之勢雖緩腎病急矣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漿漿汗出大便
難而讖語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外此則有二陽併病之證雖前此尚兼太陽今則
太陽證罷而已盡併陽明成胃實證大承氣湯下
之無遺議矣

合論七

二百
九三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
互相剋賊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
宜大承氣湯

外此則有陽明少陽合病之證必見下利以土中
乘木疏泄之令妄行于陽明也見滑數之脈為不
負為順見弦直之脈為負為失以證已下利而脈
中更見木和證脈互相剋賊胃氣虛而土敗故各
為負若見滑數是為水穀有餘之診緣食入于胃
散精于肝淫氣於筋土和盛而無木制反不能輸

治為除實之
證陰字只當
看者

傷寒論後條詳

辨陽明

三十七

博古堂

化水穀以致宿食留中。通因通用。宜大承氣湯。平其敦阜矣。

音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下利可下。并可因此而例。及過經不解之證矣。譫語為胃實。不應下利。下利為虛。脈不應調和。今皆互而有之。知未下利之先。胃有其實熱也。胃熱則

左藥熱而有
毒七攻下焦
必虛兼遺中
無必實

屎燥。當以湯盪除其熱。為合法。若未下。以湯亦只。有譫語證。何至小便利。大便當鞭。而反下利。下利。而脈復調和。對下微字看。仍陽明如經之大。脈也。脈證不協。知醫下以丸藥。下焦之閉。關徒虛。胃中之燥。屎仍在。所以下利兼見譫語。顧下利譫。語亦有亡陽。而屬虛寒者。要之。脈微肢厥。可辨。今。反和而如經。知液以下利。而愈乾。屎以液乾。而愈。燥。邪熱斂內。而為實無疑也。雖屬大承氣湯證。而。開關已傷。只宜和以調胃承氣湯耳。

辨陽明

三十八

辨陽明

三十八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
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
亡津液大便因鞅也

合而論之三陽明證皆由胃家實得之而其來路
實始於太陽則病在太陽便宜為三陽明家惜及
津液矣胃家實者其人納多出少毋論陽脈微陽
脈實俱以汗出少為自和汗出多為太過陽絕于
裏者孤陽獨治無陰液以和之大便因鞅而成內
實證則不得不用大承氣湯矣咎在過亡津液也

陽絕於裏者
燥從中起陽
氣閉絕於內
而不下通也
下條其陽則
絕同此

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
則絕

若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熱大便難者其人血
液素少一遇傷寒脈浮而芤矣浮為陽陽盛于外
芤為陰陰空于中二脈互結胃氣生熱而有不通
衣之證其陽則絕者陽氣自成阻絕陰氣不得通
亦曰胃家實也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
大便則難其名為約麻仁丸主之

浮芤為亡血
夫精論中
故也茲以有
陽無陰而見
空芤宜歸其
陽以瀉火
瀉則陰生而
精填與前條
脈寔大便因
鞅皆異有
胃氣生熱此
為芤也

辨陽明
三十九

麻利者脾陰
 生津無液以
 滋脾家先自
 乾槁了何能
 以發陰陰及
 腸胃所化胃
 火盛而腸枯
 大便堅而難
 粒小也味下
 尤寬腸胃燥
 以軟其堅欲
 使脾陰從內
 轉耳

至于脾約家則跌陽脉浮而濇其常也浮則胃氣
 強濇則小便數火盛水虧由二脉相搏而致大便
 難之證此之謂約麻仁丸潤燥通幽為處治則一
 遇傷寒其不能恣行大承氣可知矣所以然者以
 其為太陽陽明非正陽陽明胃家實者比則推之
 少陽陽明其不可以正陽陽明胃家實之治治之
 不可例推乎○陽明脉大大而實也不實而芤而
 濇由其胃中先有所亡經曰陰虛者陽必奏故二
 家之轉屬陽明反易急宜瀉陽救陰又不可泥定



陽○明○脉○大○之○說○緩○彼○如○焚○之○救○也

傷寒論後條辨卷之七

傷寒論後條辨

辨陽明

平

傳

